

人
生
记

讲述我与这座城的那些事儿

本版主编 宋辉
责任编辑 程世欣
版式 程世欣

吃小灶的杨老太爷

□杨石

人们都习惯叫我爷爷为杨老太爷。1964年，我三岁那年爷爷去世，所以我对爷爷基本没啥印象，家里有爷爷的照片，才知道爷爷长啥模样。

从照片上看，老爷子长得非常有气质，身穿黑袍马褂，留着山羊胡，戴一副眼镜。我对爷爷的了解，大都是从父母、姑姑、大爷、二大爷那了解到的。不过，基本上都是对爷爷的负面介绍和评论。

爷爷是河北人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来到哈尔滨，与别人合伙做生意，别人都叫他杨掌柜的。爷爷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，爷爷的三个儿子都非常孝顺，老爷子在家相当有威严。由于老爷子的儿子们在外面混得都不错，所以，老爷子四十多岁就回家当老太爷颐养天年了。

旧时，爷爷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均是政商名流。父亲1946年14岁

那年就被爷爷送到道外一家金店当学徒去了。没想到父亲到了金店后很快就接触了社会，懂得了革命道理，开始跟资本家斗争，由于表现出色，被抽调到市总工会工作，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
当年，我家是一个大家族，住在道外区太古街一个大院里，有六七间瓦房。

那时，老太爷的生活相当讲究，白领衬衣天天洗，并被奶奶熨烫得板板整整。老爷子一周去一趟澡堂子洗澡，去两趟剧院欣赏京剧、评剧，京城来的京剧名角他必是场场不落。老爷子每晚必是四个炒菜，吃晚饭时，老爷子单独吃小灶，大爷和二大爷站在老爷子身后，一个负责倒酒，一个负责夹菜，其余家人吃大灶。等晚饭吃完，大爷和二大爷才能回到自己屋里吃饭。

爷爷的孙子孙女一大帮，每到晚上吃饭的时候，爷爷的小灶总是香飘四溢，馋得那孙子孙女总是探头相望。若是现在，当爷爷的宁肯自己不吃，也得给孩子们吃，可那时，爷爷根本不管你馋不馋，一口都不给你尝，而且经常指着大孙子说，就数你小子最馋了，然后把他撵走。

听母亲说，她刚过门时，有一次晚上吃饭，大娘指使她去问老爷子

饭够不够。由于母亲刚过门，也不懂家里的规矩，进屋对爷爷说：“爸，你饭够不够，还要不要饭了？”爷爷一听，当时就把脸拉下来了，冲着母亲就是一顿臭骂。母亲那时刚十八岁，按照现在的话讲，还是个小姑娘，哪见过这阵势，吓得扭头跑向厨房，回到厨房就开哭。

父亲虽然是小儿子，但从来没有得到过爷爷的疼爱，小时候从来没见过零食，爷爷却自己买零食吃。为了不让儿孙们吃，他把零食放到一个篮子里，然后吊在房梁上。

有一年冬天，爷爷买的冻梨被他吊在了房梁上，父亲实在太饿了，白天趁爷爷出门，他就把篮子放下来，然后把冻梨化开，用竹签把冻梨扎个小眼，再把梨汁吸干净。之后，他用嘴把冻梨吹鼓起来，放到篮子里再吊回去。他以为爷爷不会发现自己的小聪明，结果晚上爷爷回来后，一下子就发现冻梨被人动过手脚了。最后，爷爷把父亲一顿胖揍。

父亲参加工作后，已经分家自己单过了，但是爷爷规定父亲每月给他十元生活费，而且必须按月按日上交。

有一次，父亲忙于工作，发工资那天忘记给爷爷送去了，第二天爷爷拄着拐棍到单位找父亲要钱，吓

得父亲立马给钱，以后发了工资就赶紧送去，怕他再到单位要钱，丢不起人。

早年间，我们老杨家哈尔滨算是中等人家，大爷和二大爷也不少挣钱，可是没想到爷爷后来抽上了大烟。老爷子抽大烟把家里的钱都抽完了，也就没钱置办土地了。

没想到坏事却变成了好事，20世纪50年代河北老家划成分，把我们家划成了下中农。贫农和下中农都属于无产阶级，是革命依靠的基础，那时入党、入团、入少先队、参加红卫兵等都不受影响。因此，父亲和我们这一代的兄弟姐妹，在人生的进步上都未受到影响。从这点上看，我们这一代人都很感谢爷爷。

一晃我也当上了爷爷。我爷爷是典型的老辈人的生活做派，他的一言一行也是老一辈闯关东人生活方式的缩影，现在人可能理解不了他们这一代人的规矩。不过，老辈人的规矩也并不是一无是处，它能让人懂得老幼尊卑，懂得礼貌待人，懂得孝敬老人。

我的冰雪情趣

□王青海



“达人”这个词对我来说是很时髦的，过去写材料根本没用过，似懂非懂。

冰雪自然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，正是冰天雪地的哈尔滨培养了我的冰雪情趣。儿时我家住在哈尔滨顾乡一带，那时顾乡北上坎一带的房屋是茅草房，街巷是土路。冬天街巷的水沟旁有人泼水冻冰，这里便成了我们打出溜滑和抽冰尜的场所。童伴们穿着桶心棉袄，不顾寒冷，疯玩不够，乐此不疲。偶有人在小木板上镶上两条粗铁丝，在雪地上蹬起来，更是乐哉游哉。

1953年初我在道外八区体育场观摩全国第一次冰上运动会，花样滑冰表演时运动员滑出一幅和平鸽图案，引起观众轰动。这些见闻，使我成了好多天周围童伴的主讲。

1954年我上了初中，学校冬运会浇冰场，体育课给每人发一双木板式滑冰鞋，我们感到格外快活，一上冰就满场蹿起来。那时能买赛刀滑冰鞋的同学，家境都比较好，全校好像只有七八个同学有赛刀滑冰鞋。当时滑得好的同学在赛道

上甩臂滑行，如同飞燕掠过一样，令人惊诧羡慕。冰雪生态环境中创造出的文化情景和情趣模式，成了我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。

1985年1月5日哈尔滨创办了冰雪节，我多次参加冰雪节期间的哈尔滨冰洽会，并负责供销社展销团工作，在冰雪时空中推进经济工作。那时，我便开始针对冰雪文化和冰雪旅游中发生的一些经济活动进行撰稿，并在《哈尔滨日报》上发表了《哈尔滨冰雪经济初探》一文。当时省市正在对冰雪经济进行调研，理论界注意到了我的这篇文章。打那以后，我在报刊、内刊、省市讨论会发表了不少结合实际的论述冰雪经济、冰雪文化的理论文章。

本世纪初我退休了，在冰雪经济产业发展的推动下，我的爱好和情趣没有退，反而燃起冰雪理论研究的热情，演绎起我的冰雪乐趣新故事。

我把冰雪经济、冰雪文化研究列入我退休后的日常工作，先后出版了《哈尔滨冰雪经济研究》《冰雪经济学》《中国冰雪旅游》《冰雪文化学》《冰城夏都历史旧事》等书籍，共有160多万字。其中

《冰雪文化学》被评为黑龙江省优秀学术著作精品工程出版项目。

这期间我的许多建议，特别是冰雪经济、冰雪文化、冰雪旅游方面的对策建议，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奖励，其中获市人民建议一等奖一项、市政府调研一等奖两项等等。经过这些冰雪多学科、多领域、多门类的理论探讨，我逐渐收获了对冰雪地区经济、冰雪产业经济、冰雪文化、冰雪旅游等方面的研究成果。这一过程虽然很辛苦，但也品尝到了创作和研究的无限乐趣。

哈尔滨是生我、养我、培育我冰雪情趣的地方，我有责任擦亮哈尔滨的这张冰雪名片。现在我带着冰雪名城哈尔滨的冰雪情谊，怀着中华文化和哈尔滨冰雪文化的情怀，和世界冰雪景观相融，这些发自内心的乐趣令我开怀。

与您约稿

本版以呈现哈尔滨风情风貌、展现哈尔滨特质魅力、传承哈尔滨城市温度为主，以随笔、散文、杂感等不同文体，对文化多元、风貌独特、底蕴深厚的哈尔滨，作出形象、深刻、诚挚的解读。力求通过这些个性化的民间记录，打捞、梳理出这座城市的记忆碎片和人文脉络。

稿件字数1000-3000字，可配发若干老照片，并注明姓名及联系方式，发至邮箱22354430@qq.com即可。